



# 秋分，晝夜均分，藏盡人生恰好

何志平

下周二秋分。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中最懂平衡的日子，這一天南北半球晝夜平分、寒暑均衡、陰陽相半、冷暖相宜，天地間呈現出一種和諧之美。正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人傾心秋分晝夜平分之奇妙，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韻律與生命力，體驗生活的簡單與純粹；有人沉醉秋分所象徵的陰陽調和之道，在平衡交替之間，參透世間萬物運行法則；有人則熱愛秋分之色彩與豐收之喜，於一片金色景象中，領悟辛勤耕耘後的滿滿回報。秋分在悠悠歲月長河裏，不僅承載着深厚的天文學意義，亦蘊含着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淵源。

香港的秋分，很多習俗和其他城市一樣。吃秋菜，尤其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在秋分時節，南方莧菜正值成熟期。過往食物短缺，很多人家都會上山採摘野生莧菜。因田野間多見約有巴掌長短、嫩綠的細細梗，鄉人又稱之「秋碧蒿」。採回家後常與魚片「滾湯」，精心熬製成一鍋寓意洗滌肝腸、祈願闔家安康的「秋湯」。同樣湯圓、芋頭丸子、螃蟹，也是秋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相傳舊時客家農會遵循傳統放假休息，家家戶戶吃湯圓，且特意煮上十多個或二三十個不包餡的湯圓，用細竹叉插着置於室外田邊地坎，名曰「黏雀子嘴」，以保護莊稼免受破壞。延續至今，不管軟糯香甜，抑或橙黃橘綠、蟹肥菊香，每一口都是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都是歷史與傳承的印記。

最不同外地的，可能莫過於香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一年一度上環文武廟秋祭典

禮。《禮記·祭統》中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意即因應四季之不同，祭祀也有不同。古代天子由於秋分過後夜漸長，晝漸短，陰氣日盛，陽氣逐步讓位於陰氣，十分重視秋嘗，認為其有秋殺之氣，也就是金氣過旺，故從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便身着黑白斧形花紋的特定黼衣於秋分日夜晚祭月，稱為「夕月」。到唐玄宗時，天子祭月禮規格由中祀升格為大祀，直至明清時期。明世宗嘉靖帝下令修建了專門祭祀月亮的夕月壇，此後明清兩代皇帝均在秋分時於此祭月，即今日北京月壇公園。人們熟知的人犯「秋後行刑問斬」亦源於此，天收人也生人，既來也去，盡其當然，順其自然，不可逆轉！

藏身於上環荷李活道高樓間的文武廟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建於一八四七至一八六二年間，因供奉文昌帝與關聖聖君而得名，一九〇八年撥由東華三院管理，是香港政府法定古蹟。其秋祭大典秉承中華「春秋祭報」傳統，依據儒家之文化禮儀，主禮嘉賓及東華三院董事局成員均穿戴長袍玄褂，呈齊集、降神禮、初獻禮、恭讀祝禮、亞獻禮、三獻禮、望燎禮及辭神禮，籌拜文武二帝，為香港祈福，是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清單之一。據說在香港過往未有殖民者法律制度之前，這裏曾是本地華人以斬雞頭立誓方式自己解決矛盾糾紛的裁決之地。時至今日，儘管香江歲月流轉，人世滄桑，但文武廟仍香火鼎盛，人們依然懷着敬畏之心，在裊裊香火中寄託着生活的祈

願，延續着世代的傳承。

此外，一些新界宗族，也會在每年農曆九月、秋分或重陽節時舉行秋祭。不過，他們的秋祭既是祭天，更是祭祖。以元朗厦村鄧氏秋祭為例，族中長老會先到祠堂旁小屋參拜文昌帝，然後由族長上香、奠酒。在主禮誦讀完祝文後，族人論資排輩，再輪流上前。最後「太公分豬肉」，即在長老主持下分發炸肉活動。待一切儀式過後，鄉親父老更會一起享用盆菜，一聚鄉誼，讓同一血脈的四方族人更加團結互助、安家固邦。

這些習俗，也都與秋分對應的卦象觀卦緊密相關。觀卦由下卦坤和上卦巽組成，屬巽卦相疊，象徵着觀察和審視。巽為風在上，形容辦事像風一樣迅速且無處不到；坤為地在下，代表着地上萬物仰首觀察巽的行為，心生敬重和仰慕。秋分風行地上，猶如莊子《齊物論》裏「怒者其誰」中的「怒者」，然而風過而成樂籟之「人籟」「地籟」「天籟」。

「人籟」是基於人為造作和器具而形成的人為之音，恍如人在法律規則的約束和保障下所共同營造出的社會穩定與安全；「地籟」為風吹各種空窠發出的不同聲音，是自然的反應和趨向，說明人各有志，即使在同樣風吹環境下，格局不一樣，心態取向也就不一樣，可謂人心惟危；「天籟」無聲，出



文武廟位於香港上環的荷李活道。

乎天性，發乎自然，擺脫人為束縛，與天和者，人與天地萬物共存共榮。這是一個借助人籟回歸人性平和、借助地籟實現內心清淨、借助天籟體驗自然天道自由的特殊時令，也是一個由修凡心、洗心、造心、治心到內化自我寬容和恕道，讓心靈重歸寧靜、豁達與平安的純熟時期。

所以，我謂之秋分、秋祭，是謝天，是憫人，是懷念，更是團結。當理想與生活平分秋色，要感恩懷念，要團結凝聚，與他人握手擁抱，與自我寬諒和解。此刻一個人，一杯茶，閒坐秋天的光陰中，雲不語，卻縹緲灑脫；風不言，卻飽含深情；大地沉默，卻寫意遼闊悠遠。這個世界，來過，是緣分，燦爛過，是值得。一切，不多，不少，恰好是心之所向。

走進秋分，願藍天平平均分布在每一個人的秋天，也願每一個秋天，你我皆出席，同醉秋風裏！

## 細膩筆觸展現「記憶與幻象建構」

# 陳沖攜新書《貓魚》來港分享創作歷程

昨日演員、導演、作家陳沖帶著自傳性散文集《貓魚》，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一本讀書會」名家講座系列之「陳沖：虛實的縫隙——談《貓魚》中的記憶與幻象建構」並接受傳媒訪問。在訪談中陳沖分享了自己如何應作家金宇澄之邀開始這次創作，以及寫作過程中對記憶與書寫的感受。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太陽照常升起》林大夫劇中插圖。

翻開《貓魚》的書頁，映入眼簾的是來自金宇澄和姜文為陳沖寫的兩篇序文。姜文曾與陳沖合作《太陽照常升起》，陳沖在書中亦有分享這次的拍攝經歷，至於金宇澄，《貓魚》的寫作正是與他密切相關。陳沖提到，兩年前金宇澄邀請她在《上海文學》進行專欄寫作，「一開始我很猶豫，我說我不行的。金宇澄說你差不多一個月給我一萬字吧。我說我每次寫一千字就是最多了，一般都是有感而發，在微薄上發一發。我說我寫不了。」「他說你寫得了。然後給我看了些非虛構的作品比如賈樟柯和陳凱歌寫的童年和少年的自傳。」

### 受金宇澄鼓勵開始專欄寫作

在金宇澄的鼓勵下，陳沖開始專欄寫作，兩年時間，從平江路的老房子、異國留學之旅、拍攝各種影視作品的經歷，再到近些年的創作感受，記憶以及其化成的文字最終匯集成一本厚厚的600多頁的《貓魚》。

「其實整個寫作過程最讓我動容的還是母親的那幾段。」陳沖說，「因為我的文章是一個月一篇這樣寫出來的，等到我要全部準備做修改、出版成書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一直迴旋在那裏的主題，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母親與外婆。」「我的母親、外婆和祖屋，在許多的篇章中，被我情不自禁地用不同的角度寫了一遍又一遍。」

陳沖談到，可能因為在寫作過程中，剛好經歷了母親病重住院，「我當時在三藩市和上海之間來回飛，那時候因為情況需要隔離三周，在那種隔離的情況下，其實感情是比較湧動的。因為你的母親在受難，她在痛苦之中，然後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許許多多母親的事

情，就會回到那一段時候的童年、那時候母親的模樣。」

在《貓魚》中，陳沖以細膩的筆觸展現了記憶與幻象之間模糊的邊界，「我在寫作的時候，有時候會有很清晰的一段記憶，有時候是莫名的記憶碎片、一個畫面，然後我把這個畫面梳理一下，思考它到底意味着什麼。」陳沖說，「所以在寫作的過程中經常會有想像的。而且記憶本身也在隨着歲月改變，一段我13歲或者16歲時候的故事，我在25歲的時候寫，和我今天寫，它的模樣是不一樣的。」

### 「回憶本身是愉悅的事情」

她說，「過去發生的事情，就像一塊掉在水裏的石頭，半個世紀以來，它被磨去了棱角，變成一顆顆鵝卵石，上面長滿青苔，邊上都是淤泥沙土，它在水底沉澱。陽光的時候是一個樣子，雨天的時候又是另一個樣子。它的模樣變得模糊，但它仍舊是那塊石頭。」

對陳沖而言，回憶本身是一個愉悅的事情，但將記憶轉變成文字的過程，也是記憶丟失的過程。「寫作的奢侈於我而言是令我可以走回到某一個時間通道，讓時光倒流。讓我欣喜的是，許多畫面是我已經幾十年沒有去觸碰的東西，因此它還是有一些原汁原味留在那裏。」「我最近在為這本書錄音，我自己讀的時候，突然發現記憶被我變成文字以後，我就無法再用記憶的眼睛看見它了，是文字給我的畫面，然後我就把它翻譯成我的記憶。現在所有寫出來的記憶已經被我觸碰了再觸碰，去很深入地挖掘過了，我就發現它其實已經丟失了。它現在是文字。它是一個字跟一個字這樣接在一起的一個東西。」



▲陳沖攜新書《貓魚》接受傳媒訪問。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 「貓魚」

#### 話你知道

「貓魚」是當年的上海話，菜場出售一種實該漏網的小魚，用以餵貓，滬語發音「毛魚」。隨着以後貓糧的出現，它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書名《貓魚》是由作家金宇澄起的。他在書的序言中寫道：「……同樣難忘還有『貓魚』的驀然回首，它就此一路緊緊相隨，一直對接到了去歲，待她（陳沖）詢問這部新書的書名時，這兩字脫口而出，它仍然、當然還活着，頑強生命的本身，始終那麼弱小和無助，自帶顯而易見的尾聲，卻仍舊是在堅守之中，苦苦期待。」



▲《貓魚》是陳沖創作的自傳性散文集，2024年6月由上海三聯書店首次出版。

### 簡介

陳沖

陳沖，1961年生於上海。演員、電影導演、作家。主演電影《小花》《末代皇帝》《紅玫瑰白玫瑰》《誤殺》等，執導電影《英格力士》《世間有她》等。

曾獲第31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第35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第3屆大眾電影百花獎



▲《末代皇帝》劇照，陳沖（右）與尊龍在一起。

最佳女演員獎、第1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女主角獎，第2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女配角獎、第4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等。



▲「陳沖：虛實的縫隙——談《貓魚》中的記憶與幻象建構」昨日在香港故宮館舉行。

## 「寫作比拍電影更自由」

採訪中，陳沖分享了一些對自己影響頗深的書籍和作家，從去美國後認真「啃」下的《百年孤獨》，到塞黑、契訶夫、杜拉斯、毛姆，在她看來，閱讀是寫作必經的過程。

《貓魚》的創作，對陳沖而言，是重新拾起了寫作的筆。她提到，自己在20歲出國之前就發表過短篇小說，叫《做女演員》，寫的是自己的困惑。與其他的創作形式相比，陳沖認為寫作更加自由，「它比電影更加自由，因為它是我內心的旅程。你的想像力能夠把你帶到哪裏、你的記憶能把你帶到哪裏，你就去了哪裏。也不用像電影一樣需要100個人、200個

人來幫你完成一個作品，自己只要坐在屋裏書桌前，就可以開始寫作。」她說，人前的工作總多多少少帶有表演的性質，這種表演感會給人帶來疲勞，「而寫作本身，你完全是一個人，你的思想是最自由的。」而今次寫作，起初她也並沒有當做自傳來寫，「其實是某一種自由的思緒，它在今天、明天跟昨天當中自由地穿梭，我希望別人能夠在這本書中得到閱讀的愉悅。不僅僅是知道一個明星她的生活、她第一次談戀愛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我希望他從文字當中體會到某一種詩意，某一種美。悲哀的同時，也能夠有愉悅。」